

刊叢識知本日

戰時日本之外交

著 潘 昂 千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刊叢識知本日

戰時日本之外交

潘昂千著

日本問題研究會編輯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七月初版

◆(36662.1)

日本知識叢刊 戰時日本之外交 一冊

每冊實價國幣叁角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著者 潘昂千

編輯者 日本問題研究會

長沙南正路五

發行人 王雲

長沙南正路五

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

長沙南正路五

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

漢口、重慶、成都、西安、南昌、金華、

分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分館

廣州、梧州、昆明、貴陽、香港、汕頭、福州、

版權所有  
翻印必究

(本書校對者喻濟生)

## 卷頭語

語云，知己知彼，百戰百勝，故善謀國者貴在審敵勢，察敵情，夫而後以之折衝樽俎，固可預戢其狡焉思逞之野心於平時；以之運籌決策，尤能指揮若定，博取最後勝利於疆場。同人等用是不揣棉薄，欲就目前日本各種內政外交問題，尋源溯委，儘量作客觀的系統的敘述，藉爲國人明瞭敵情常識之補助。現已擬定計劃，特就其重要者，先刊布日本知識小叢書一百種。惟戰事發生以來，交通不便，蒐集材料匪易，倉卒付梓，謬誤在所不免，除隨時力求改進外，尙望海內鴻達曲賜指正，是所至禱。

日本問題研究會謹識。

# 目錄

|   |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|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一 | 日本外交的基礎·····   | 一  |
| 二 | 戛然中止的中日交涉····· | 一〇 |
| 三 | 英日關係終難圓滿·····  | 一七 |
| 四 | 不免一戰的蘇日·····   | 二八 |
| 五 | 力求獻媚的對美外交····· | 四〇 |
| 六 | 法日邦交轉趨惡劣·····  | 四九 |
| 七 | 侵略陣營的德意日·····  | 五六 |

# 戰時日本之外交

## 一 日本外交的基礎

中日戰事，從去年七月七日啟端以後，已經一周年了，在這過去的一年中間，我們在戰場上雖然遇着了挫折，一時失去了廣袤的領土，但是，在我們始終忍勞耐苦的堅決抗戰中，國際間對我精神上的同情和物質上的援助，實是非常的熱烈，可以說，在國際舞台上，我們自始即站在極有利的地位。再看日本的國際環境是怎樣，卻是陷落在包圍的陣線裏，感覺得非常的苦悶和孤立，爲着要打開這四面楚歌的惡劣境遇，雖有一向標榜着協和外交的廣田外相，亦是一籌莫展，而被迫下台。陸軍的宇垣一成大將，就此跨上了外

相的椅子，這就是表示日本外交想在沒有辦法裏面，去找尋出路。

這一個粗魯而沒有外交經驗的軍人，來幹那外交的事業，在日本的外交史，可還是第一次。無怪乎世界各國，覺得突如，就是它自國的人民，也以爲是很奇怪。宇垣外相出馬以後，我們在根據各種報紙上的記載，歸納起來，可以指摘出宇垣新外相的外交路線，對內，是充實外交機構，從來的多元外交，想把它一元化。對外，卻想運用他溫和的假面具，去求日本和世界列強的接近，同時，更不惜用威脅，利誘，獻媚等種種異途同歸的手段，去離間列強與中國的友好關係，來輔助軍部極早達到牠征服中國的迷夢。可是從登台到現在，這短短的時期中間，宇垣外交已發生了破綻。外務省和軍部的衝突，仍是沒有法子能調協。近衛，宇垣，板垣他們三人所發表的言論，卻各自代表一個路線，迥然不同的態度，簡直使宇垣外相，對內第一步工作的外交一元化，有

了障礙對內是如此對外亦復相同。最近日本和英美蘇法等國的關係，非惟沒有改善，或且轉向格外惡劣的場合。德意日三國協定，在日本方面，或者在精神上，收得了微渺的效果。若是兩相比較一下，恐怕還是得不償失。所以我們對於這一年來亂動的日本外交，是應當特別的加以注視。

要明瞭日本最近一年來的外交動態，我們必須要把日本的外交基礎，先來簡單的敘述一下。日本的外交基礎，是什麼呢？簡括的說，就是南進的海洋政策，和北進的大陸政策。這兩個政策在表面上看來，似乎絕對相反的。可是如果把牠們細細的去檢討一下，卻是互相有很密切的連鎖性。講到牠們的內容，都是很廣泛，含糊，不容去劃分清楚。從來大都依照各人的見解，和時代的演進去推定。政策實施的步驟，因為有先後緩急的可能，自然發生了很多不同的主張，惹起了朝野間不少的爭執。有的主張南守北進，有的主張北

守南進，各派都舉出很充分的理由，竟然使內閣也沒有方法能去決定，應當先南進，還是應當先北進。應當向大陸前進，或是在海洋發展。所以政黨能攻擊政府說：「在這樣非常時期裏，一個被稱做一等強國的國家，竟然沒有一個與國防經濟產業相連繫的外交國策。」又說：「外交國策沒有制定以前，就難去規劃國防計劃的範圍，現在，在游移的國防計劃前面，要去評定財政政策的當否，那是徒然惹起國民深刻的不安。」在這些抨擊言語中，就可以證明日本外交政策的朦朧，於是造成近二年度以來，海陸軍費空前的膨脹，占據到總歲出的百分之五十以上。不須說，這是因為沒有決定先後緩急的程序，而打算南北並進的。陸海並進主義的結果，即使無論若何富強的國家，都要感覺到財政上的困難，何況日本這樣一個經濟脆弱的國家，分明是自促滅亡了。

講到北進論者的據點，是向北方大陸推行的大陸政策，擁戴牠的完全是陸軍中人物，目的在向東亞大陸的朝鮮，東三省，蒙古，中國本部，甚而至於擴大到西比利亞和土耳其一帶。在南方限制海洋方面的伸張，採取協調政策，尤其是對於現實主義的國家。他們推行大陸政策主要的理由：第一，因為日本自從建國以來，所受的外患，大都是來自北方，或者西北方。所以日本非得先將北方的外患肅清，就不能向外發展。所以就用全力來計劃侵略朝鮮，及到一八九四年，中日戰爭爆發，中國戰敗以後，日本在外交上的收穫，確是極為豐富，穩定了大陸政策的基礎。在北方跨上了朝鮮，在南方得到了海洋政策的前線根據地台灣。一九〇四年，日俄戰爭的結果，大陸政策又得到進一步的成功，朝鮮是被併吞了，更深入東三省，獲到不少的經濟權益，於是日本在東亞得以自豪。九一八事件發生以後，直到七七蘆案為止，大陸政策，已

從序幕而向前正式的逐步推進。可是，今此神聖的抗戰，已使牠遇着了撞壁。

第二，他們覺得東三省和蒙古，人口稀少，和蘊藏着還沒有開發的大量富源，正是滋補國土狹小，人口繁增，資源貧弱得連近代國家所必需的必需品，還缺乏四種的日本，在經濟上，和人口上，一個絕好的天地。倘使取得了北方大陸，那日本就可以無所顧慮了。因此主張親英抗俄。同時，事實招來的結果，蘇聯是決不甘心，中國也未必就此罷手，這樣，愈使大陸政策的信仰者，必須貫徹他的主張，直到屈服了敵國爲止。以上所說的，是主張北進論的要點，以及不能不北進的理由。現在我們再來檢討南進論的海洋政策。

所謂南進的海洋政策，牠是必須要遠渡重洋，向外去伸張，那就非靠着海軍不可，因此這個政策的支配者，是以海軍爲主腦。他們的主張，在北方只求獲得經濟的權利，不再繼續前進，然後用全力向南方，密佈在太平洋裏的

無數小島嶼去發展。牠的總面積，有四百餘萬平方公里，比較日本的總面積六十七萬五千公哩，還要大六倍。裏面包括日本稱作南洋的菲列濱羣島，荷屬印度，英屬婆羅門，及澳洲聯邦，馬來羣島，暹羅，法屬安南，和稱作內南洋的委任統治地等等。

他們的見解，以為南洋一帶，非但比較那冰雪嚴寒的東三省，適宜於日本人民的居住，就是該區域的人口密度，平均每一平方公哩內，不過三十人，所以牠的人口包含力，也是很大，對於日本移民政策，具備着極有利的條件。再就資源一方面來講，豐富量並不低過東三省，此外還有水產物，也是很適合於日本的國民性，將來的發展，當然是額外的容易。根據日本海外貿易的統計，對東亞各國的貿易，只不過佔據貿易總額的十分之二，對南太平洋的貿易，卻佔總額的十分之三，可見牠在日本貿易上，已佔着重要的地位。經濟

的價值如此，對於軍事上的重要，更是不能藐視。內南洋的各島，在世界大戰以後，從德國手中委交日本統治以來，已經成爲日本海上第一生命線，因爲自東方去的任何海上的敵人，不衝破這條防禦陣線，是沒有法子可以去擾亂它的本土。海軍省的重視，曾經堅決地表示，大意說：『委任統治的內南洋各島，是日本海上國防第一線。換句話說，就是生命線。將來無論遇着怎樣的場合，即使鎗來，我們也是不能放手的。』可見這地方，關於日本的國防，是何等的重要。過去許多國家，想從日本手中奪去，但是終究失敗了。所以內南洋是日本國防上的生命線，外南洋卻是日本貿易上的重要地。這二個，是有相互關係缺一不可。並且就戰術上說，海軍可以以逸待勞，在所必須要佔領的土地，也比較陸軍爲少。這樣的緣故，海軍軍備的費用，是比較陸軍來得經濟。再說得明瞭一些，海軍政策要比大陸政策節省，而容易收效。日本的外交基

礎，大概是根據這兩個政策的，現在我們可以知道，無論日本是樹立大陸政策，或是海洋政策，總之，對於中國都是絕對不利的，這點我們是不能忘懷的。

## 二 戛然中止的中日交涉

日本對於中國的外交政策，裏面最重要的一點，當然怎樣霸佔中國。大陸政策的步步緊迫，已使人不堪忍受。九一八事件發生以後，我國政府始終是懷着慎重的態度，無非想用和平的方法來解決二國間的糾紛，曾經過國聯的調解，仲裁，無奈因為日本態度的橫蠻，一無結果。此後數年中間，兩國邦交一度發現了親善的曙光，但是，終被日方國內的矛盾，把牠消滅了。及到去年七月七日，日軍在蘆溝橋挑戰，驟然引起了二國全面的衝突，當時我國最高當局，仍抱着不擴大主義，希望糾紛迅速解決。我外交部也發表申明，促日本當局的反省，一方更派員去日本駐華大使館，會見日高參事官，說明我國的態度，並要求日本即時停止軍事行動，恢復七月七日以前的狀態。

折衝數日，因日方態度曖昧，反復無常，事態毫無進展，華北日駐屯軍調兵遣將，竭力備戰。日外務省亦強詞奪理，向我王外長提出抗議，謂：「我國軍隊，不應陸續調赴華北，破壞民國二十四年所訂立的停戰協定。」當經王外長加以駁斥，說明我國軍隊的北上，爲對抗日本增兵關內的自衛行動，並要求日方將軍隊撤退至原駐地點，一切糾紛，由中央與日本當局，用正常的外交方法來解決。日方對我國的覆文，非常不滿，反轉向地方長官，儘量壓迫，意欲不求中央政府的承認，強迫訂立地方協定，我方堅不承認。同時日方利用交涉時期，建設軍事，殆軍事佈置完畢，交涉亦隨之宣告決裂，於是開始侵佔我華北各重要城市，我軍決意抵抗，戰事擴大，外交交涉因此遭受頓挫。

華北戰事，既在猛烈進展，江南日軍，也躍躍欲試，上海日駐軍，橫行各地，作挑戰行爲，八月十日日軍二人，闖入我虹橋飛機場，保安隊勸阻不聽，隨起

衝突，守軍一人遭受慘殺，日兵二人亦被我擊斃，事後各國進行調停，組織停戰委員會，試求和平解決，挽回危局。但我俞市長以停戰委員會，非合法交涉對手，通知日方，一切糾紛事件，應向南京國民政府直接交涉，相持不下，全面衝突的大戰遂即爆發。日方即將駐在中國各地的總領事館十一處，與領事館十三處，同時閉館，在留日僑，命令即日返國，除上海及北平留居少數以外，其他各地，已無日僑蹤跡，中日交涉到此，遂戛然中止。

全面戰爭發生以後，日方的目的，只求軍事的進展，從速屈服中國，儘早結束在華的軍事行動。外交交涉，早已不談，事出意外，遇着中國的長期抗戰，日方雖然佔領了許多中國的領土，樹立不少傀儡的組織，但終不能達到她速戰速決的計劃。我國外交部因此鄭重申明：「否認及取銷日本在中國領土內，以武力造成一切的偽組織，同牠的對內對外的行爲。」日本忿恨之下，